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芍药

过了清明，便是谷雨，四月天，林木老枝新叶，绿肥红瘦，有了初夏的样子。途经花市，看见花桶里养着一束不知名的花儿，含苞待放，问卖花者，此花何名？卖花者说，这是芍药，开起花来比牡丹还好看哩！

民间俗语：“谷雨看牡丹，立夏看芍药。”未曾养过芍药，先闻其名。芍药科芍药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扇页小品折枝画，一枝红芍药，在宋人的手里，刻画的柔美多情，丹青妙手之爱，媚本设色甚雅。才子词人：“见说君家红芍药，尽把春愁忘却。”自没有春愁，倒有闲情，人间好时节，忙里偷闲，插花养花，欣然买了束芍药，回到家中，修枝剪叶。狭卵形复叶，花苞呈碗圆形，顶生，有半开，一股药香味悠悠扑鼻，放入玻璃瓶中，枝叶自然散开，清水静养。

心想，石器时代的先民也是喜爱插花的。半坡人、仰韶人、庙底沟人、马家窑人，前后数千年的岁月，食物采集，山野狩猎，饱腹之时，有了闲情，要装饰家居之美，春日去河畔原野采一束野花吧，插在各种各样的彩陶瓶罐里，橙红色的陶壁上，有含锰的矿石画上的几何纹饰，抽象的符号，表达着先民的图腾与愿景，彩陶盛清水立在台前，光影斑驳，一束野花静开，美不可言。

夜晚，桌案芍药正开，一室芬芳，花好月圆。恰逢好友来访，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几分亲切，几分陌生，模样一点没变，依旧健谈。谈及师友，各奔天南地北，少年岁月，那些青涩的面容，一晃而过，现在多已为人父，为人母，年年岁岁花相似，人不再少年。我学生时代喜欢穷游远行，风餐露宿，走南闯北，工作后却喜欢待在家中养花、喝茶、读书，装着文人的模样，无文人之品，亦无文人之情，却有文人之好。

夜深人静，花未眠。养过黄玫瑰、红玫瑰、粉玫瑰、白玫瑰，玫瑰虽好，独爱芍药，世人皆以玫瑰示爱，不知芍药有情。诗曰：“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养过红芍药，粉芍药，白芍药，最喜白芍药，外瓣白里透着浅红，内瓣似白隐青，亭亭玉立。白居易说：“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且不论红芍药，不看唐时明月，只看今时明月，花好月不圆，管它阴晴圆缺，管他悲欢离合，花好便是欢喜，您看，今夜台前白芍药，数朵新花正亭亭。

芍药花开，气质雍容华贵，亦不失素雅，世人难分牡丹与芍药。寄物言志，各有喜好，且二者花色花形相近，自要一较高下。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认为芍药“妖无格”，因芍药是草本，没有骨格，亦指格调不高，捧高踩低，瞧不上芍药，故说牡丹“真国色”。牡丹生在京城之地，皇家院落，国色天香，掩其叶间，叶大而圆润，三叉九鼎，品相有盛唐气象，带皇家贵气，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

然而京城山高路远，平民百姓难见牡丹大片盛开时的惊艳，寻常百姓家的院落更符合芍药的气质，花有气质，人有气质，我偏爱芍药，大概是芍药花可俗可雅，雅俗共赏，素雅之气让人觉得亲近欢喜。“芍药承春宠，何曾羨牡丹。”想必，人的精神也是如此，做一个凡夫俗子，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庭院花开，勿使庭院蒙尘，苍穹之下，倾听智者的言论。智者，或是市集的流民，或是耕作的农人，或是天真的孩童，或是睿智的老者，又或是饱经沧桑、饱读诗书的学者。

行文至此，有了性情，兴笔而画，一纸天地，我将这束芍药，插进石器时代的彩陶双耳陶纹瓷里，远古与现代有了对话，我似乎与先民同在。这件彩陶出自何人之手？也许是一位待嫁的姑娘，也许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许是身强体壮的狩猎者，无论如何，他是万万想不到的，他的作品穿越青铜时代，穿越黑铁时代，穿越金戈铁马，生死轮回，穿越千年的岁月，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科技时代的书籍里，广为流传。极喜欢那端庄的器形，那好似星空的漩涡纹饰，想想那远古的土地，野花遍地盛开，爱美的女人，把采集来的花朵，放在各式各样的彩陶罐里，清水静养，一室芬芳。

沧海桑田，时空更替，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饮用同一条河流，说着共同的语言，有个共同的名字。先民与我们同在，芍药花开，美将成为永恒。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山河故人

褪色的烟火

舒龄

整理杂物，无意中发现一本尘封多年的记账簿。

发黄褪色的记账簿，上有父亲当年用钢笔蓝墨水记下的某年某月某日购买菜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销，父亲记得详细，详细到一分一厘。父亲那高大俊朗略显瘦弱的形象，也再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三十年。父亲三岁时，祖父便因病逝世，兄弟三人在祖母的辛勤抚养下长大成人。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读了两年私塾，便因家境贫寒而不得辍学。虽然父亲读书不多，但却写得一手工整流畅的好字，且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一定研究。

特殊年代，父亲曾被强迫管制劳动，其间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屈辱尤其是内心世界里的孤独苦闷，超出任何人的想象。面对苦难煎熬的困境，父亲不屈不挠，一步一步顽强地走了过来。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时，父亲才被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晚上都要

把家里当天所发生的每一笔消费详细记录下来。大到锅碗瓢盆，小到针头线脑，以及各类蔬菜副食品和各种生活用品等等，全都一笔一笔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那时物资极度匮乏，收入又不高，因此，每个月月底扎账，都是入不敷出。每每这个时候，父亲总是禁不住摇摇头，然后放下账本苦笑一下作罢。

尽管月月赤字，父亲并没有停止每天记录各类消费开支的习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父亲记账的纸张五花八门，有我们在校学习用的草稿纸，也有香烟纸，还有不知从哪弄来的一些皱巴巴的十行纸。

虽然父亲记账用的纸张不一，颜色各异，但父亲记在这些纸张上面的流水账，却非常正式。一行一行，一笔一笔，从品名到数量，从单位到单价，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天买菜记的一些对于我来说非常陌生的蔬菜名称，如“春不老”“雪里蕻”等。当时并不知道“春不老”为何物？只是觉得这个菜名很有些诗意，也很雅致。于是不禁感叹古人在给蔬菜命名



云路
周文静 摄

◇草木情深

花润心灵

叶志勇

栀子树是别人家的，母亲路过，闻香止步。人家便热情地摘下几朵花，送给母亲。母亲笑逐颜开，回到家，便将鲜嫩的栀子花插在盛水的杯里，整个卧室弥漫着无尽的芬芳。

母亲对人家感激不尽，送了一些东西过去。后来又从人家栀子树那儿分了一枝回来，栽在院里。院里本来有一株桂树，蓬蓬勃勃的。母亲说，桂树属阴，栽了栀子树，院里就会多些阳气，家里就会旺气些。因此，母亲对那一枝栀子树倍加殷勤。不久，那株青葱的栀子花树，便把院子渲染得生气勃勃。

栀子树的叶子四季常青，叶脉清晰，尤其到了春天，新绿重又漫上枝头，叶子像在绿水中浸过一样，绿得让人触目惊心。这时，枝头上开始

冒出嫩芽，缀成小花苞，渐渐结成花骨朵，在春风和母亲的目光里盛开芳香，摇曳着美丽的花朵。绵柔的花瓣巧妙地绽放，千回百转。

母亲看到有人进院来看花，总是说，喜欢就摘几朵吧，花香着呢！看着枝头花儿渐渐稀疏，母亲又很失落，盼着花儿越开越多。有些年，花盛，花期又长，母亲的笑容就更多，那从心底漾出来的微笑，就像栀子花一样灿烂夺目。每年栀子花开的日子，是母亲最开心最轻松的日子。春风里，花树前，母亲真美。

我结婚不久，母亲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在我宿舍后面栽上了一株栀子树。培好土，浇上清水后，母亲说，小蒋（我爱人）喜欢栀子花，等这棵栀子树成活后就会开花，那时，你屋后就

◇人间小景

正步走

邹贤中

我又一次来到柏树下，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身子微向前倾。

心中默下口令：“正步——走！”左腿应声踢向空中，脚尖下压，脚背绷直，与地面平行。踢腿的同时，右臂前摆，手腕定在第三粒衣扣的上沿。见我到来，柏树轻曳，淡雅清新的香味扑面而来，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它是我的战友，无数次见证我的笨拙与不堪，却一丝嘲讽也不曾表露。

道路笔直，长达千米，柏树在两侧等距放哨。回来时，细长的阴影逐渐矮胖。歇息的间隙，我抬头仰望天宇，天地清明，行云缓移，地上的阴影调皮地跟着前行。云无法填满天空，阳光揪住空隙，一个猛子扎下来。

歇息了一会儿，战鼓在心头催促，“咚咚——咚咚”，我不安起来，继续训练。如果面前有一块军容镜，一定会照见我僵硬不协调的样子：左脚抬起时，右肩前倾；右腿微曲，落地时身体晃动；手臂左右高低，摆幅不一。

能长久扎根这座兴建有三十年之久营区的树都有过人之处，树干笔直，互不侵扰，

偶有枝丫在半空中交错，比地面的阴影更加深沉。树下的阴影更短了，它们无法连成一片。我额头冒汗，呼吸粗重起来。

将连贯正步拆解，我在“一步一动、快慢步、一步两动”之间切换。行进时，我思绪游移，打记事起，除学习成绩好外，我一无是处。我偏爱安静、沉寂，不喜欢直线与方块，不喜欢步调一致的生活。我想活成身旁柏树的样子，伫立天地，静默无言。排面训练时，我常被班长点名，这也是我利用休息时间独自加训的原因。

行至中途，我看到六班的阿龙在柏树下训练。我们相向而行，以注目礼打过招呼，又擦肩而过。我转身，阿龙也转过身来，我们再次面对面了。距离不足十米时，我向他打招呼：“有进步吗？”他羞涩一笑，“效果不明显，我一直无法理解班长说的‘前折后砍’。”

我们坐在树荫下，把文字肢解，寻找里面的秘密。

班长说，齐步摆臂是“前打后砍”，正步是“前折后砍”，跑步是“前推后拉”。正步“砸地

时的那种浪漫情怀。后来问父亲“春不老”是什么菜时，父亲难得露出一丝笑容，说就是一种生长在冬春之交的白菜。“春不老”的菜秆比白菜要矮，叶子似乎也比白菜叶要厚实且颜色要深，尤其是“春不老”不长或很少长菜薹。当然，这些知识都是我后来才了解的。

我当时很不理解，便问父亲为何要耗费时间精力去记这样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流水账？父亲看了我一眼，说这些呀，都是人间烟火，你长大就知道了。

狂热的年代，什么奇葩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当时有人诬陷父亲在偷偷记“变天账”。某领导得知后，立即上门兴师问罪。父亲当时卧病在床，只能躺在床上回答提问。其中一人见状，勃然大怒，严厉斥责父亲目无领导。父亲不卑不亢，吩咐母亲拿出流水账给他们看。那些人看过后，态度有所缓和。出门时带走一本，说是作为居民社会消费情况调查参考。

父亲不善言谈，平时沉默寡言，但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却很经典且很有哲理。比如“宁跟关公打一场架，不与魔子说一句话”“明白人好搭伙，糊涂人难缠”等。在谈到他的人生不幸际遇时，父亲淡淡一笑，说各人各命，凡事无愧于心就行了。

父亲七八岁那年无疾而终，肝肠寸断之际，我才深深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的含义。父亲那些记着人间烟火的褪色账本，将一直激励着我的余生。

◇小说世情

玛虎戏

解良

秋夜，汗城百姓戴上玛虎(假面)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在城中欢娱。四大贝勒五大巨臣涌入汗宫问汗，今儿过什么节？

“渍菜节。”汗说。

贝勒大臣们不得不要领。冬天即将来临，白山黑水间大地封冻，大雪封山，人们要等到来年五月以后方能见到新鲜蔬菜，采摘随春天而生的山野菜。入冬前家家户户要在地窖里里储备过冬菜，大白菜、土豆、萝卜，野果和肉类。百姓将白菜帮、萝卜缨子串成串，吊在屋檐下晒干，将土豆煮熟晒成干儿冬天吃。渍菜——将大白菜腌制在缸里，发酵后产生乳酸，冬天捞出酸菜炖肉吃。可是，从来没有什么渍菜节呀？

突然从城南关帝庙那边传来鼓声：嘭恰恰，嘭恰恰。这是大鼓敲的老三点，即萨满跳神的鼓点。汗给四大贝勒五大臣说：“走，我带你们去城南看戏。”

女真人有佩戴玛虎的传统，用泥石、兽骨、兽草、葫芦和桦树皮制作野兽、鸟禽和神怪等各种假面，用于狩猎、祭祀，渐渐形成娱乐表演，这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玛虎戏。今夜有人在城南关帝庙前的空地上演玛虎戏，百姓潮水般涌来，把庙前的空地围得水泄不通。挤得胖子呼呼喘，压得瘦子骨头疼。汗率四大贝勒五大臣站在人群后观看。怪事，今晚演玛虎戏的人群戴狰狞的狼面具，不知有何深意？两个狼面人抬一口缸出场，另两个狼面人抱上两颗大白菜，边舞边唱：“秋头子，下了霜。大白菜，去老帮。”

演的是渍酸菜，活灵活现的。观众欢腾起来。四个狼面人一替一句往下唱：

白菜切根洗干净，开水锅里烫一烫。再用冷水渍一下，放在一旁晾一晾。搬来一块大石头，抬来一口二大缸。渍好菜住缸里码，一层一层码整装。

突然，一个狼面人闯进来喊叫：“停，全城人都断了食盐，渍不成酸菜了，还演什么演？”

观众炸锅，怨声四起。朝廷卡脖子，对汗城实行严厉封锁，马市不再供应食盐，百姓找不到盐源，出现食盐短缺。汗派人去东海煮盐，远水不解近渴，去朝鲜会宁私下贩盐，马车队跋涉长白山无人区，辗转多日还没拉回来一粒盐。此时正是渍酸菜的时节，渍酸菜不放盐渍菜就不能完全发酵，没有盐，谁家也渍不成酸菜，没有酸菜全城百姓这个冬天吃什么？

大家吵成一锅粥。好家伙，真有胆大的，居然有人扮成汗忍发了，戴着用兽皮制作的“汗面”让人忍俊不禁。这位“汗”装模作样当众喊道：“大家听好，本汗为解决全城百姓的燃眉之急，现在下令，各旗官员无论大小，囤积居奇私自在家中地窖储藏大量食盐者，明日一早必须拿出借给城中百姓渍酸菜，违令不办者，一经查出即撤职查办，严惩不贷。”四周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汗——英明！英明——汗！”

四大贝勒五大臣扭头去看真汗，汗面色铁青。马上有大臣冲演玛虎戏的伙人骂道：“胆大包天，你们竟敢冒充汗下达伪令，该当何罪？”

“住口。”汗制止了叫骂的大臣，训斥道：“你懂不懂规矩？我们祖先创造的玛虎赋予人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祖先说，人戴上面具就没有了恐惧感、自卑感，出言无忌，骂天骂老子，诛地上神仙，皆不论罪，有人冒充汗，这是允许的，也正是大家期待的。”

说完，转身朝汗宫走去。四大贝勒五大臣吃不准汗的意思，跟屁儿去汗宫请教，却吃了闭门羹。侍卫说：“汗有话，自己的事自己回家琢磨去，汗要睡觉了，不许任何人打扰。”

各怀心事的贝勒大臣心里嘀咕，这是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的局，用玛虎戏做传声筒，叫我们带头借盐给百姓？没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各自散去。

隔天一早，汗城内的百姓们奔走相告，四大贝勒五大臣皆敞开门，借盐给百姓，消息传到了每一家每一户。这一天，城中百姓都拿到了足够自家渍酸菜的食盐。

汗足足一天没有露面，贝勒大臣们也不敢去探风，怕挨骂。傍晚，一个戴着兽皮“汗面”的人从汗宫走出来，在城中四处溜达，一边走一边哼着小调儿：

北风潇潇雪花扬，这个冬天好漫长。有了食盐渍酸菜，肥肉酸菜炖鱼汤。

